

簡單才能快樂

身處大洋彼岸，我也和國內同胞一樣，除夕在電視上觀看央視「春晚」，欣賞多姿多彩的文藝表演。

其中一個小品《快樂其實很簡單》，令我擊掌叫好，翻帶再看。不單語言精彩簡練，演出維妙維肖，而且意蘊深厚，啟迪心靈。

故事講述一位年輕女老總在醫院看完病，與助理到對面洗車房取車。在助理返回取車之際，她和洗車工展開了一場有趣的對話。身為企業總裁，她感到壓力山大，儘管收入多，但經常頭痛、胸悶、吃不下、睡不好。而洗車工雖然工資低微，也感受到兒子上大學以至買房帶來的經濟壓力，但他也為兒子驕傲，所以依然開朗樂觀。

女老總說，她的理想是幾年後退休，然後到鄉下去，自己種菜煮飯，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洗車工道，你的理想我一出生就實現了。他安慰她，要為自己的努力感到驕傲，不要凡事搞得複雜。「餓了，吃碗麵，飽了。」就這麼簡單。洗車工樸實、帶點鄉土氣的話，為老總沉悶緊繃的腦袋打開一扇小窗。她豁然開朗，最後親熱地叫他，「大哥，謝謝您！走，我請你吃飯。」

有道是，知足常樂。這個「知足」，就是快樂的前提。山外有山，樓外有樓。每個人生活在這個社會，都有自己的位置。環境不同，能力有差異，際遇更不一樣，都想要高位高薪而又輕鬆自在，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脫離現實，憑空追求，那只會陷入不能自拔的痛苦中，讓笑容在臉上消失。

貪念、攀比，可說是壓在「知足」這個思維上的兩座山，是心靈通往快樂的障礙，如果不搬掉它，如何樂得起來？有位朋友在閒聊時，對我們



姚居人語

說了這樣一件事：她在上海一位舊同事，退休後專責家務，兒子和媳婦仍跟父母同住，一家子和和氣氣，日子過得還算舒心。最近，媳婦生了個男孩，這是喜事。偏偏媳婦堅持產後要入住「月子中心」。做奶奶的苦心婆心，說自己身體好，有經驗，完全可以幫她「坐月」，而且親家奶奶也會過來幫手。家裏經濟又不是很好，何必花這筆大錢。可媳婦咬住一個理，現在時興生小孩到月子中心，她不這樣做，臉往哪裏擱？朋友嘆息道，本來添喜，變成添堵，全家人失去了多少歡樂。

我們常說，「難得糊塗」。這個「糊塗」，就是原則問題不含糊，但在小事上不糾纏。結果，不能隨心所願，弄得自己唉聲嘆氣，整天悶悶不樂。這些情況，多發生在家庭，尤其是父母和子女之間。有次去一位熟識的朋友家裏，她女兒趁媽媽上廚房煲水沖茶，壓低聲音對我們訴苦。每天下班回家，晚飯一上桌，媽拿起筷子就嘮叨，什麼「都三十多了，還不趕快找個對象？」「別挑三揀四，最主要是人品。」「爸媽老了，啥都不求，只想快點喝杯喜酒啊。」……她嘆口氣說，「天天如是，聽了真讓人心煩。所以媽一出聲，我就拿手機刷屏。她又生氣了，說我沒給她好臉色看。我這歲數了，還當是孩子，瞎操心，搞得大家都不開心。」

現實生活中，快樂，並非可用尺碼和斤兩來衡量，要視乎每個人的心態。只有善良、豁達的人，才能真正感到快樂。我們看到周遭的長壽者，並非是大富大貴，不少是生活簡樸、性情開朗、不以名利地位為目標的老人。也許，慾望簡簡單單，人生就能快快樂樂。



如是見我 王樹華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經貿代表團已圓滿完成出訪任務，二十五日啟程回國。在TKO20國際航班上，儘管疲倦但毫無睡意，幾天來烏克蘭、土耳其訪問活動，像電影回放一樣歷歷在目，也讓我深深思考了這樣一些問題。

國家有地位，人才有尊嚴。代表團這次出訪烏克蘭和土耳其，所到之處受到很高禮遇和熱情接待，確實感受到了中國人在國外的尊嚴，內心充滿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和驕傲。回想這些年，我們在世界各國開展經濟、貿易、技術、文化交流活動中受到的尊重，確實與過往大不一樣。所有這些都是國家強盛帶來的，靠的是綜合國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的支撐。這更讓我看到了我們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的優勢，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个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更有信心，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不折騰，特別是在發展問題

大有可為

發揮企業主體作用，促進經濟全球化。加速世界多極化發展，企業是主體。回顧這些年出訪的所見所聞，無處不有中國企業的影子，大家津津樂道的也是華為、濰柴、中興、中外運等中國企業的名字，企業已經成為推進開放、合作、共贏的主力軍。

據調查了解，烏克蘭每年需農機兩萬台，雷沃重工的市場份額就佔了接近一半。濰柴在土耳其及周邊國家銷售的發電機組及船機可望超過一億美元。這些企業不僅自己獲得了利潤，也為所在國創造了財富。鼓勵企業主動走出去，參與各種要素資源的重組併購、優化組合，拓展重要原材料、關鍵零部件、核心裝備等進口來源，實現增值增質增效。支持企業積極參與國外重大工程、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把中國標準變成世界標準。堅持共建共贏理念，引導企業參與世界各國教育、醫療、健康等民生事業發展，以贏得世界人民的認可和擁護。

推進「一帶一路」，不斷拓展發展空間。中央提出並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所到之處都有專門機構和人員研究相關政策、發展趨勢和如何參與共建，有些已經初見成效。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在這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拓展了發展空間，開放發展有了更大迴旋餘地。為此，我們必須主動參與共建，發揮引領作用。注重研究推進方法，縱向國家、省、市、縣各個層面都應明確主攻方向、推進重點、責任義務；橫向經濟、文化、技術、投資等要精心研究自身優勢，推動向更大範圍、更廣領域、更深層次方向走；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都必須堅持政府主導、企業主體、民間主動的策略，進而實現上下聯動、左右協調、共同參與的生動局面。加大「一帶一路」建設力度，加快研究制定「一帶一路」規則，並使之盡快成為國際慣例。明確任務目標，建立考核機制，形成正向激勵，充分調動方方面面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性。

（「烏土訪問日記」之六，標題為編者所加，本系列完）

「逆行」走向風暴中心的人



自由談 賴秀前

常言道：醫者，大道也。特魯多醫生的墓誌銘曾給後來的醫者以重要的啟示。上面寫道：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特魯多醫生認為，這是醫護工作者應該追求的境界。這種人性的光芒，永遠是醫學救助的價值皈依。

人們常常把特魯多醫生的箴言視為醫學人文主義的象徵。它旨在指出：醫生應該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治病救人，既是醫生的職責，也是一種人道關懷。進一步而言，療愈可以是一個過程。然而，醫學的局限並不被他人充分理解。而且，現代醫學實踐還存在兩大迷失：技術崇拜和市場崇拜。這不僅引發了一系列道德與倫理問題，同時使醫學的發展道路與仁心漸行漸遠。醫者仁心作為醫療行為的出發點，雖然並不一定能夠妙手回春，完成對疾病的抵抗，但悲憫之心和仁愛之心始終是醫療最終的精神訴求。

可以說，醫學是一項以良心和道德耕種的事業。著名的《日内瓦宣言》有言：「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的顧念；我將要尊重所寄託給我的秘密；我將要盡我的力量維護醫業的榮



加油 楊權繪

譽和高尚的傳統；我的同業應視為我的手足；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見或地位的考慮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日内瓦宣言》的主要內容取自古希臘一位醫師的誓言。這位醫師名叫希波克拉底，他從祖父和父親那裏繼承了醫術。當時，醫學被禁錮在原始的巫術之中。而希波克拉底致力於顛覆對人體的有神論認知，以醫學著作《論風、水和地方》論證自然環境對人體健康的深刻影響，使醫學從巫術中得以解脫。在公元前四三〇年的雅典，突發的瘟疫讓城市變成一座人間煉獄。眾人紛紛恐慌而逃，但希波克拉底卻從希臘北邊馬其頓王國前往雅典救治病人。

希波克拉底往雅典的「逆行」，象徵着古往今來醫士面對疾病的擔當。它既意味着與死神抗爭的勇氣，同時指向一種高尚的人格追求。

在任何一場疾病的風暴中，醫生是「逆行」走向風暴中心的人。作為一群「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勇士，他們「奉命於危難之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一如孟子所言：「雖千萬人，吾往矣。」由於醫生「救死扶傷」的特性，他們常常被冠以「英雄」之名。然而，英雄早應該被祛魅了。神力與仙法不過是虛構的故事世界中的產物。

在現實世界，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醫生和我們千千萬萬人一樣，也是肉體凡胎，不能逃脫七情六欲，繞過死亡。只不過是在一場戰役中，總有人站在前線，搶奪時間，搶救生命。懷善救人，燃燈照世，他們對生命的拯救可堪是一種靈魂的志業。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醫生才真正凸顯出其人格的高光。這是最樸素的、同時也是最值得敬佩的英雄主義。魯迅先生曾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在風暴肆虐的這一刻，我想，「中國的脊梁」之稱，我們那些此刻奔波在前線、視死忽如歸的醫生當之無愧。

水村清華

上一篇專欄文章中，我們談及趙孟頫的《秀石疏林圖》，今次再來談談這位書畫名家的另一幅名作《水村圖》，同樣藏於故宮博物院。流傳後世的趙孟頫橫卷作品中，尤以《鵲華秋色圖》與《水村圖》最為知名。兩幅畫作創作時間相隔不過六年左右，構圖、設色與畫中意境卻相去甚遠，從中亦可見出畫家本人上承唐宋下啟元代的創作風格。

根據《水村圖》題款，我們得知該畫是畫家為友人錢德鈞所作。錢德鈞是趙孟頫舊友，曾在南宋末年做過官。後來南宋覆亡，他拒絕入仕元朝，辭官歸隱。趙孟頫做不到友人這般決絕，他轉而效忠元代皇帝，官職越大，心情卻不見明朗，反而寫詩「昔為水上鷗，今為籠中鳥」自喻，可見其矛盾糾葛心境。《水村圖》畫中山水與草樹並非實景，既是畫家對友人歸隱田園的讚揚，又何嘗不是畫家心中烏托邦景象的外化呢？

在構圖上，《水村圖》不似《鵲華秋色圖》有鮮明的分段式結構，畫家借用中景與遠景的幾道平山，黏連自右及左的山水景狀，令到畫幅氣韻綿長，頗見出幽遠意境。與《鵲華秋色圖》等青綠山水畫作相比，趙孟頫創作《水村圖》時，並未過分關注草樹和屋舍等細部意象描摹，更強調圖中意蘊的圓整與綿延。這般「簡率」，不單是畫家成熟時期的創作風格，亦對於後世元代山水畫家如倪瓚等影響甚深。

元代文人畫名家倪瓚曾以「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解釋自己的創作特



黛西札記 李夢

色，若向上追溯，與趙孟頫書畫中的「簡率」與「古意」頗為契合。

在中國繪畫史上，趙孟頫之所以頻頻為人談論，不單因為他書畫皆精，也因為他身處宋末元初，創作風格承上啟下，兼有傳承與啟新之姿。《水村圖》拋開唐宋時興的青綠山水，轉以水墨為媒介創作，墨色濃淡折轉之間，突出畫中層次、近遠與輕重等。畫家用幹筆勾勒山形與池澤，用披麻皴描摹山間草樹，用筆雖簡（以平行的細長線條與垂直的短線條為主），留白亦多，卻不覺單調，反而擴闊觀者視線，突顯玄幽與寧謐之感。董其昌評論此畫時，稱其「直接右丞」，強調趙孟頫此畫與唐代著名詩人兼畫家王維的作品在情境與氛圍上的相似。而將《水村圖》與王維的《輞川圖》相比，二者雖說都是「一步一景」的橫卷作品，若論筆法的清逸與構圖的簡雅，顯然趙氏作品更勝。

《水村圖》與《輞川圖》相隔五百餘年，其間中國繪畫流轉遷變，唯畫家對自然的摹寫、對意境的尋覓，從未止息。

這般名品，自然逃不過乾隆御筆印鑒。這位清帝雖說書畫技藝難稱出色，卻極愛收藏，並在書畫名品上題詩。《水村圖》起首，有乾隆手書「清華」兩個大字，雖說此二字筆法遠不及趙氏此作清逸高妙，但「清華」詞義與畫中景致相對，確有點題之趣。晉代詩人謝混曾有《遊西池》傳世，其中有一句為「景長鳴禽集，水木湛清華」。不知乾隆落筆前，有否讀過謝混此句？



文化什錦 姚文冬

京劇傳統戲多取材於歷史。過去，戲班有一個說法：「唐三千、宋八百，數不盡的三列國。」形容京劇的劇目之多，也說明演的大多是歷史故事。

這些戲，尤以三國題材居多。隨便舉幾個例子便耳熟能詳，比如「我正在城樓觀山景」的諸葛亮、「黑臉」的張飛、「白臉」的曹操。有幾個演員，因演三國人物神入化，被譽為「活諸葛」（馬連良）、「活曹操」（袁世海）。甚至由三國戲還衍生出一個行當——「紅生」，這個行當專為演關羽而設。三國戲的內容，忠實地遵從了《三國演義》原著。因此，在那個年代，聽戲是人們熟悉三國的一個主要途徑。三國戲之多，枚不勝舉，不僅書中的主要人物如諸葛亮、曹操、劉關張等能成為一齣戲的主角，就連鄒氏（《戰宛城》）、陶謙（《讓徐州》）等不重要的人物，也能在某一齣戲裏當主角。

在四大名著裏，除了《三國演義》，被京劇取材最多的當屬《水滸》。《野豬林》的林沖、《李逵探母》的李逵

京劇與四大名著

、《烏龍院》的宋江、《鳳家莊》的扈三娘、《武松》的打虎英雄，都被從書中「請」上了戲台。亦如上一節所說，因演水滸戲精湛超群，蓋叫天被譽為「江南活武松」。

相比之下，另兩部名著《西遊記》和《紅樓夢》，就相形見绌了。以《西遊記》為例，京劇的改編就鳳毛麟角。不過，這部書倒是催生出了一個新的戲曲類型——「猴戲」。京劇舞台上，演孫悟空的戲，俗稱「猴戲」。「猴戲」有別於其他戲曲形象，臉譜、扮相、表演自成一派，風格獨特。這個角色一出場，不用報上名號，觀眾便知他是孫悟空。演「猴戲」的名家，個個都是赫赫有名，如楊小樓、蓋叫天、李萬春、李少春、鄭法祥、郭玉昆、筱王桂卿。李少春以《鬧天宮》等戲訪問世界各國，獲得了「美猴王」的美譽。「猴戲」胎裏帶着討喜之處，即便不愛看戲的人，恐怕也抵擋不住舞台上這隻猴子的誘惑。

自《紅樓夢》家喻戶曉之後，讀者最想一睹林黛玉的舞台風采，但直到一九一六年，梅蘭芳排演了《黛玉葬花》，京劇舞台上才出現了第一個紅樓夢藝術形象。《黛玉葬花》一經推出，九城轟動，連演賣座不衰。荀慧生嘗試紅樓戲

雖晚，但劇目卻多，陸續塑造了尤氏姐妹、寶蟾、平兒、晴雯、香菱、鴛鴦等舞台形象。荀先生的《紅樓二尤》，一人演兩角兒，前演三姐，後演二姐，前者潑辣剛烈，後者端莊懦弱，可見先生功力之深。這齣戲，至今活躍在舞台，也是青年演員傳承荀派藝術的必修課。

遺憾的是，厚厚一本《紅樓夢》，除了《紅樓二尤》，還有偶爾演出的《黛玉葬花》，一百多年未見新戲排演，僅有的那幾齣，也已失傳多年。《紅樓夢》乃四大名著之首，紅樓戲為何這麼少，而且漸次失傳了？

此書與京劇幾乎「同齡」，《紅樓夢》最早出版於乾隆末年，京劇也是萌芽於這一階段。京劇最初的一百多年裏，劇目以更為久遠的歷史為藍本，作為新書的《紅樓夢》，對京劇影響甚微；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與此書因種種原因遭禁有關，對京劇藝人來說，就是個燙手山芋。雖然自梅蘭芳起有所染指，但也正如梅先生所言，他「嫌這些紅樓戲太溫了」，就放下了。京劇向來青睞「王侯將相、才子佳人、草莽英雄」，《紅樓夢》的題材、故事、人物，難以契合。就好比，京劇的神怪題材不多，也是一個佐證。



▲趙孟頫《水村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圖片